

宋
書

列傳第二十七

宋書六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渙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琰琰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
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
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
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
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
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
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
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
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剥喪易以橫流皇晉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
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爲積禍纏釁固以
久矣況迺陵瑩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
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
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
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
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
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汲上靈檣

千艘電轔萬乘羽騎盈塗飛旛日別命羣帥
誨謨惠策法竒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鈎棘
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走鋟隼於滑臺
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
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
於先雅靡鹽賴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
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薄泗返詳觀
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

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譖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
歷尚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授前蹤以來冀者贍質以遠傷
睽謀始于蓍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

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而愈私
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
歡太階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
定隅內外旣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
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
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伺
鄙

慕攜王之矯處階喪亂之未寧竊彊

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嶠澗以制險據繞雷而作

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
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
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數哲當草
昧而經綸摶九流以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
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
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
鉞抗於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
靈迅三翼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於都
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

內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
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
思歌零雨於豳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
定眷戎車之遷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
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渭夕飲餞以俶
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
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曉
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衿籟以揚
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

路苦憂來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鍾巖
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
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析主晉有
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
縡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
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沖用而刑廢孝武捨己
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
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
於滄洲纏轡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蟻

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漬淳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靈之穢氣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俙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

掃逋醜於漢渚涤僭逆

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臯飲於源淵惠要棘而思辯援冠弁而來處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

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鶻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渭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汾萬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營當朝

之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旣勍
而國圯彼問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
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
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
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聃歎王路之中
鯁蠹干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獄於中
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
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
痛於夕勤城墉關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

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
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獮穆京甸
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壇懸二堅
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祧社而火焚愍文康
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
於如仁訖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阤
而不見橫榛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
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僞孫
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

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細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
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
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
殼連弩於川上俟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與迺屆歐
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
沂江流之湯湯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張眷
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治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
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

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鯈之涵泳觀翔鷗
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
懷蕩慮揚搢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
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
詳覽知吳漚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
駁聖藉瞞鐵之殷阜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
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盍之扶禍惜徒傷於
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橐漢藩之治

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辯其誰在曰鄒陽與叔生
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
仲舒之眸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闕下
帷幕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匿恨有
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
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
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
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德非陟而繼宰